

《大唐西域记》：历史、故事与传奇（二十二）

## 佛影窟与《佛影铭》： 从“佛影”引出的故事

撰文/王邦维

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二，讲到“那揭罗曷国”。“那揭罗曷”是梵文 Nagarahāra 的音译。那揭罗曷国的旧地，在今阿富汗南部的贾拉拉巴德（Jelālābād）地区。都城的旧址，就在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城附近。

玄奘讲，离那揭罗曷国的都城西南二十多里，有一处山岭，称作“小石岭”。那里有一处寺庙，“高堂重阁，积石所成”，寺庙的西南，则有一处巨大的山洞：

伽蓝西南，深涧峭绝，瀑布飞流，悬崖壁立。东崖石壁有大洞穴，瞿波罗龙之所居也。门径狭小，窟穴冥暗。崖石津津，磴径馀流。昔有佛影，焕若真容。相好具足，俨然如在。近代以来，人不遍暗。纵有所见，仿佛而已。至诚祈请，有冥感者，乃暂明视，尚不能久。

“瞿波罗”是梵文 Gopala 的音译，意思是“牛的保护者”或者“牧牛人”。这个名字，在印度很常见，这里是龙王的名字。玄奘讲，此处山洞，曾经是瞿波罗龙的住处。洞中冥暗，石壁滴水，一直流到下面的小径上。石壁上往往会映现出佛的影像，光彩焕然，如同佛的真容。但到了近代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佛影，即便是看到，也只是影影绰绰而已。只有至诚祈请，有感应的人，才能看到清楚的佛的影像，而且看到的时间也不长。

这个山洞，就是佛教传说中有名的“佛影窟”。玄奘之前，东晋时代的法显，到印度求法时，也到过这里。法显把那揭罗曷国称做“那竭城”。《法显传》讲：

那竭城南半由延，有石室，博山西

南向，佛留影此中。去十馀步观之，如佛真形。金色相好，光明炳著。转近转微，仿佛如有。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摹写，莫能及。彼国人传云，千佛尽，当于此留影。

北魏时代的敦煌人宋云和僧人惠生，奉胡太后之命，在神龟元年（518）到印度访求佛经，也到过这个地方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因此也提到这处佛影窟：

那竭城中有佛牙佛发，并作宝函盛之，朝夕供养。至瞿波罗窟，见佛影。

那揭罗曷国的佛影窟如此有名，是一处重要的佛教圣迹，玄奘当然一定要去礼拜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二中，很详细地讲述了玄奘礼拜佛影窟的经过：

又闻灯光城西南二十馀里，有瞿波罗龙王所住之窟，如来昔日降伏此龙，因留影在中。法师欲往礼拜，承其道路荒阻，又多盗贼，二三年已来往多不得见，以故去者稀疏。法师欲往礼拜，时迦毕试国所送使人贪其速还，不愿淹留，劝不令去。法师报曰：“如来真身之影，亿劫难逢，宁有至此不往礼拜？汝等且渐进，奘暂到即来。”

“灯光城”是那揭罗曷国都城的另一个名字。从那揭罗曷国都城到佛影窟，道路并不通顺，少有人去。玄奘从迦毕试国过来，迦毕试国国王派了人护送玄奘，护送的人也不愿意去佛影窟。但玄奘的决心没有动摇，决定独自前往：

于是独去。至灯光城，入一伽蓝，问访途路，觅人相引，无一肯者。后见一小儿，云：“寺庄近彼，今送师到庄。”即与同去，到庄宿。得一老人，知其处所，相引而发。行数里，有五贼人拔刃而至，法师即去帽，现其法服。贼云：“师欲何去？”答：“欲礼拜佛影。”贼云：“师不闻此有贼耶？”答云：“贼者，人也，今为礼佛，虽猛兽盈衢，奘犹不惧，况檀越之辈是人乎！”贼遂发心，随往礼拜。

玄奘先到达一处村庄，住了一宿，在村里找到一位老人做向导。第二天，两人前行，不意遇到贼人。不过，贼人受到玄奘的感化，不仅没有伤害玄奘，还随玄奘一同前往佛影窟。然而，当他们到了佛影窟后，却并没有见到佛影：

既至窟所，窟在石涧东壁，门向西开，窥之窈冥，一无所睹。老人云：“师直入，触东壁讫，却行五十步许，正东而观，影在其处。”法师入，信足而前，可五十步，果触东壁讫，却立，至诚而礼百

餘拜，一无所见。

这时的玄奘，十分伤心，他觉得他只能自责。玄奘一边诵念佛经，一边不停地礼拜，发誓不见到佛影，就不离开：

自责障累，悲号懊恼，更至心礼诵《胜鬘》等诸经，赞佛偈颂，随赞随礼，复百餘拜，见东壁现如钵许大光，倏而还灭。悲喜更礼，复有槃许大光现，现已还灭。益增感慕，自誓若不见世尊影，终不移此地。

于是洞窟里的景象渐渐有了变化。玄奘礼拜了二百多次后，“佛影”终于出现：

如是更二百餘拜，遂一窟大明，见如来影皎然在壁，如开云雾，忽睹金山，妙相熙融，神姿晃昱，瞻仰庆跃，不知所譬。佛身及袈裟并赤黄色，自膝已上相好极明，华座已下，稍似微昧，膝左右及背后菩萨、圣僧等影亦皆具有。

或许是这时光线照进洞窟，窟中有了光亮，石壁上映射出了佛的影像。不管怎样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玄奘终于见到了佛影，而且佛影很清楚。玄奘激动不已：

见已，遥命门外六人将火入烧香。

比火至，欻然佛影还隐。急令绝火，更请方乃重现。六人中五人得见，一人竟无所睹。如是可半食顷，了了明见，得申礼赞。供散华香讫，光灭尔，乃辞出。所送婆罗门欢喜，叹未曾有，云：“非师至诚、愿力之厚，无致此也。”窟门外更有众多圣迹。说如别传。相与归还，彼五贼皆毁刀杖，受戒而别。

跟随玄奘一起前往佛影窟的六个人——一位是为玄奘带路的老人，还有五个路上所遇的贼人——也并不都见到了佛影，贼人中有一人，终究还是没见到。佛影出现，前后不过只有半顿饭的工夫，大家赶紧香花供养。供养完毕，光线渐渐消失，所有人退出洞窟。那位老人是一位婆罗门，见到了从来没见到的佛影，尤其欢喜。五个贼人也因此受到感动，放弃了刀杖。

整个故事显得有点神奇，但与宗教相关的故事，大致都是这样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的讲述，在一些细节方面或许有所增饰，但很难说就完全是编造。对于故事的基本情节，我们可以相信。

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把“那揭罗曷国”划属于北印度。在玄奘到来之前，佛影窟和“佛影”的传说已经在中国流传了很久。不仅早期的求法

僧，例如法显，把佛影窟的消息带回到中国，汉地流传的一些佛经，例如《观佛三昧海经》，经文中也提到了“佛影”的故事。

东晋时代，佛教在中国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。对于这个时期佛教的发展，历史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有两位僧人，一位是北方的道安，一位是南方的慧远。慧远隐居庐山，在庐山建立东林寺，东林寺因此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。慧远把佛陀跋陀罗迎请到庐山，讲学并译经。佛陀跋陀罗来自北印度，提到佛影和佛影窟的《观佛三昧海经》，就是由他所翻译出来的。

慧远真正了解“佛影窟”，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。义熙八年（412）五月一日，慧远让人在庐山筑起一座石台，台上镌刻“佛影”。九月三日，他将撰写的《佛影铭》，一并也镌刻在石台之上。

慧远留下的著作不少，《佛影铭》是其中的一篇。在《佛影铭》里，慧远先讲“佛影今在西那伽诃罗国南山古仙石室中。度流沙，从径道，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”，然后从佛影讲起：

如来或晦先迹以崇基，或显生涂而定体，或独发于莫寻之境，或相待于既有之场。独发类乎形，相待类乎影。推夫冥寄，为有待耶？为无待耶？自我而观，则有间于无间矣。求之法身，原无二统。形影

之分，孰际之哉。而今之闻道者，咸摹圣体于旷代之外，不悟灵应之在兹。徒知圆化之非形，而动止方其迹。岂不诬哉！

慧远通过“佛影”这个话题，表达了他对佛教，对人生，对道与物、形与影、形与神的理解和看法，最后发出一番感叹：

廓矣大象，理玄无名。体神入化，落影离形。回晖层岩，凝映虚亭。在阴不昧，处暗逾明。婉步蝉蛻，朝宗百灵。应不同方，迹绝而冥。（其一）

铭之图之，曷营曷求。神之听之，鉴尔所修。庶兹尘轨，映彼玄流。激情灵沼，饮和至柔。照虚应简，智落乃周。深怀冥托，宵想神游。毕命一对，长谢百忧。（其五）

“体神入化，落影离形”，“神之听之，鉴尔所修”几句话，更是突出了慧远对“形”“影”“神”问题的思考。

在写作《佛影铭》之前，东晋元兴三年（404），慧远还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形尽神不灭论》。两篇文章主题都涉及到形与神、形与影等问题，在东晋时代的文化和宗教氛围下，有很大的影响。当时追随慧远的，有许多文人学士，其中包括有名的谢灵运。慧远让弟子道秉到建康，让谢灵

运也写了一篇《佛影铭》，后来大概也刻于庐山的佛影石上。谢灵运的《佛影铭》，除了“具说佛影，偏为灵奇。幽岩嵒壁，若有存形。容仪端庄，相好具足。莫知始终，常自湛然”这些词句外，也说到“因声成韵，即色开颜。望影知易，寻响非难。形声之外，复有可观”这一类的话。

不过，对于这个一时讨论十分热烈的形而上的问题，却有人有迥然不同的看法，并且发出了不同的声音。这个人就是陶渊明。陶渊明是诗人，他用诗歌表达了他的思想，那就是他著名的《形影神》诗。陶渊明的诗前，也有一段短序：

贵贱贤愚，莫不营营以惜生，斯甚惑焉；故极陈形影之苦言，神辨自然以释之。好事君子，共取其心焉。

这段短序，说明诗的主题。陶渊明说的“斯甚惑焉”，所谓“贵贱贤愚”，不完全指的是，但一定包括当时希望通过学佛，去除烦恼和疑惑，获得觉悟的佛教徒，也就是慧远以及慧远的追随者。

陶渊明的诗有三首。第一首是《形赠影》，意思是“形”对“影”的赠言。陶渊明借“形”之口，说明人的生死是天地的规律，不可避免：

天地长不没，山川无改时。  
草木得常理，霜露荣悴之。  
谓人最灵智，独复不如兹。  
适见在世中，奄去靡归期。  
奚觉无一人，亲识岂相思！  
但馀平生物，举目情凄洟。  
我无腾化术，必尔不复疑。  
愿君取吾言，得酒莫苟辞。

第二首是《影答形》，“影”回答“形”，即使讲求神仙之道，也没有作用：

存生不可言，卫生每苦拙。  
诚愿游昆华，邈然兹道绝。  
与子相遇来，未尝异悲悦。  
憩荫若暂乖，止日终不别。  
此同既难常，黯尔俱时灭。  
身没名亦尽，念之五情热。  
立善有遗爱，胡为不自竭？  
酒云能消忧，方此詎不劣！

最后是《神释》，由“神”来做总结，集中地表达了陶渊明对生命和人生态度：

大钧无私力，万理自森著。  
人为三才中，岂不以我故！  
与君虽异物，生而相依附。  
结托既喜同，安得不相语。  
三皇大圣人，今复在何处？

彭祖爱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  
老少同一死，贤愚无复数。  
日醉或能忘，将非促龄具。  
立善常所欣，谁当为汝誉？  
甚念伤吾生，正宜委运去。  
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  
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！

“大钧”指宇宙。天、地、人合称“三才”。“神”自称“我”，人与天地并列，就是因为有“神”。“神”与“形”“影”虽然不同，但互相依附。三皇圣人不错了，长寿即使如同彭祖，生命最后也不免会结束。饮酒行乐也好，立善求名也好，都不如随顺自然，逍遥于大化之中。

陶渊明真不愧是一位大诗人，他把原本属于抽象思维的形、影、神三个概念，比拟为人，三人互相对话。这样的寓言式的写法，在中国的古诗中很少见。陶诗的语言，明白晓畅，中间虽然有少量的典故，但即使不做多的解释，也很容易理解。就在那个时代的古诗中，也很难得。

当年的陶渊明，与慧远有没有过直接的交往，研究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。不过，考虑到陶渊明与慧远，生活在同一时代，年岁相近，一位居于庐山，一位居于庐山脚下的浔阳，两地相

距不远，二人之间，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，二人之间有一定往来，是极有可能的事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二人没有直接的交往，慧远撰写的《形尽神不灭论》和《佛影铭》，以慧远当时在南方中国的影响而言，陶渊明一定会知道，也一定读过。慧远在庐山修筑佛影台，是当时一件有很大影响的事。陶渊明的这三首诗，与慧远的《形尽神不灭论》和《佛影铭》，以及谢灵运的《佛影铭》，在同一个时段，讨论的是完全一样的题目。如果说，陶渊明是由此而有了撰写《形影神》三首诗的动机和灵感，这样的推断，应该说有根据。

总结起来讲，东晋南北朝时代，佛教徒、士大夫、文人学士之间关于形、影、神的讨论，显然都是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的行为。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的信仰和思想，为中国思想加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话题。佛影不过只是其中的事例之一。

从万里之外的佛影窟，到庐山慧远以及谢灵运撰写的《佛影铭》，还有慧远在庐山修筑的佛影台，再到浔阳陶渊明，以及陶渊明的《形影神》诗，这中间的故事，是不是让我们对古代中印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有了更多的理解呢？■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东方文学中心）